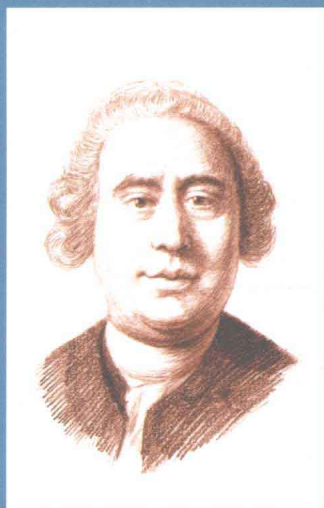




西方经典悦读

大师经典·通俗阅读



人类理智研究

(英) 休 谟 著

王江伟 编译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怀疑，为了更好地确信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西方经典悦读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人类理智研究



(英) 休 谟 著 王江伟 编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类理智研究 / (英) 休谟著; 王江伟编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5

(西方经典悦读 / 杨玉成主编)

ISBN 978-7-200-09275-2

I. ①人… II. ①休…②王… III. ①认识论—研究
IV. ①B0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9791号

西方经典悦读

人类理智研究

RENLEI LIZHI YANJIU

(英) 休 谟 著 王江伟 编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1.25印张 143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09275-2

定价: 23.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编者的话

《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经过多年准备终于面世了。顾名思义，这套丛书是对西方经典学术名著全新通俗化的编译，目的是减少阅读障碍，使中学生读者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

说起来很有意思，策划这样一套大型普及型丛书，源于一次常规的新编辑培训。其间有老编辑教育新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涉猎一定要广，多读书至关重要。大家很自然地谈起应该读什么书，于是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休谟、卢梭、黑格尔、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等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师的名字及其相关著作被提了出来。但接下来的即兴调查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座的新老编辑近三十人，无论从学历还是所从事的职业看，都应该属于博览群书的人，但通读过《政治学》、《战争论》、《相对论》的竟然没有；读过《人性论》、《法哲学原理》、《资本论》的仅有一人；读过《社会契约论》、《物种起源》、《国富论》的也只有两人……由此看来，对这些名家名著我们几乎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详，阅者寥寥，令人汗颜。

为什么从中学到大学都耳熟能详的这么多传世经典学术名著，我们居然都没有拿起来读一读，真值得好好反思一下。

于是我们就此进行了简单的问卷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上面提到的这些西方经典学术名著，读者阅读率低得惊人。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调查也表明，相当多的人从中学时代开始就非常想读这些“人人皆知”但“人人皆未读过”的西方学术经典。之所以一直没有读过，与这些经典著作艰涩难懂或篇幅太长有很大关系。作为普通读者，大家只是想从整体上去了

解这些学术名著，而并不需要深入研究。所以，几千年上百年的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都成为挡在学术名著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鸿沟，是阻碍经典学术名著从“人人皆知”到“人人皆读”转变的关键！

要实现这种转变，让经典学术名著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重要。换言之，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虽然现在我国的出版事业极其繁荣，然而多数学术经典名著至今却尚未有通俗普及本，而针对中学生的读本就更不用说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历史上，康德曾不得不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相对通俗的表述推广普及其《纯粹理性批判》；休谟更不得不作《人类理智研究》，乃至尝试亲自撰写《〈人性论〉摘要》，以补救其艰深的《人性论》出版时所遭到的冷遇。

鉴于此，我们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精选出八十部西方经典学术名著，组织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进行全新的编译改写，推出了这套《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希望使中学生读者也能来共同领略经典名著的思想精髓，从而达到丰富知识和充实、提升自我的目的。

出于这个目的，在内容上，我们一方面将一些大部头经典做了瘦身，力求这个版本能化繁为简，提炼出原著精华；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文字量虽不多，但因时代久远或表述拗口的知名精短著作进行了语言通俗化的梳理。同时在封面、版式设计上，我们也尝试改变传统学术著作的固有风格，力求简洁清新，从而更方便中学生读者去轻松、快速地阅读。对于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啃”原著的中学生来说，希望这套《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有“替代”原著的作用，能满足大致了解原著的基本需要；同时，我们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引发大家对西方经典的阅读兴趣，并随着年龄及阅读能力的提高，为最终阅读原著起到引导入门的作用。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出版初衷难度很大。目前对国内外文学作品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较多，有些也较为成功，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术名著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则比较少，像我们这样成规模重新编译改写的更是很少见到。

有些朋友质疑我们将经典通俗化的意义，认为原著难懂可以去看解读

文章啊。我们以为，尽管有些经典名著可能不乏有解说性的文本，但这毕竟只是解说，而且还是解说者的“一家之言”，既无法让读者看到作品的原有概貌，也无法让读者领略到作品原有的内涵和韵味。所以，能够通俗展现经典学术著作的原汁原味必要且重要。

大师们的学术著作所表达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在当时都是超前的思想火花。所以对这些先进思想的表述，不可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达到通俗易懂、传播普及的水平。正是经过时间长河的积淀和考验，通过现代人自身的理解，才能将其更好地诠释出来。

文化只有传播与借鉴才能彰显其价值。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开掘与推广非常引人注目，并催涨起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也希望西方的先进文化思想也能够引起大家关注。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喊了很久，而人们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只要采用一些西方的技术和方法就是与世界接轨的层面上。殊不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方文明，无不有其历史、文化的根源，是诸多西方思想家、科学家对社会、对自然长期思考的结果。如果仅从其外部现象或技术角度进行模仿，是难以深入了解西方之所以先进的深层内涵的。所以我们要想真正做到“与世界接轨”，首先就应该“让思想先行”。《学生必读的西方经典》丛书就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对西方经典文化进行推广普及，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学生朋友分享到人类思想的硕果。

我们和众多专家学者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迎来了丛书面世的一天。我们不敢奢望像康德和休谟自己改写其著作那样使这个通俗普及本也成为经典，但我们确实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使中学生读者对经典不再望而生畏，真正实现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

客观地说，受限于能力和水平，这样的一个版本不当之处肯定不少。但鉴于我们真诚美好的编辑初衷，勤奋刻苦的编写态度，请读者原谅我们的疏漏，不妥之处还请不吝批评赐教。

编者

怀疑：为了更好地确信



休谟的全名是大卫·休谟，1711年4月26日（这里说的是儒略历，18世纪的儒略历日期比现行公历晚11天）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父亲名叫约瑟夫·休谟，是休谟伯爵家族之后，是一名律师。休谟的母亲是法尔科内夫人，她是法尔科内爵士的女儿。因此，休谟在撰写自传时，曾经骄傲地表示，他的家世（不论父系还是母系）都是名门。不过，休谟的家庭并不是非常富裕，他的父亲在休谟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去世了。休谟排行最末，其上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由法尔科内夫人抚养长大。休谟12岁时，被送到爱丁堡大学就读。因为休谟自小文静而勤奋，所以家人都认为他适合学习法律。休谟最初也是如此打算的，但学了一段时间的法律之后，他发现自己真正喜爱的却是哲学。在他看来，只有哲学才具有吸引力，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只是让他感到厌烦而已。此后，休谟便开始集中精力进行哲学的阅读和思考，甚至在自传中略带得意地回忆道：当我的家人以为我在阅读屋埃特和维尼乌斯（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时，我实际是在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的作品。

不过，哲学是一种闲暇的沉思，休谟的家境并不足以支撑这样一

种生活。在学业完成之后，休谟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哲学研究，去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在那个时代，一个贫穷的苏格兰人所能选择的生涯，要么是充当一名家庭教师，要么是担任商人的职员。休谟选择了后者，他在1734年带了介绍信去布里斯托尔投奔几个著名的商人。但是在从事了几个月的商业活动之后，休谟发觉这份工作完全不适合他，便离开布里斯托尔，前往法国安茹的拉弗莱舍，过起了隐居生活。在隐居期间，休谟决定将自己的终生志向确立为培养自身的学术才能，并通过节衣缩食来维持生活的独立。也正是在这段隐居生活中，休谟创作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人性论》。但是，这本书出版之后，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重视，甚至也没有激起任何批评。这让休谟非常伤心，不过由于他生性乐观开朗，很快就摆脱了消沉的心情，回到乡间与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1744年，休谟尝试申请爱丁堡大学的教授职位，却遭到拒绝。

1745年，休谟应安奈戴尔侯爵的邀请，到侯爵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之后，休谟又应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担任秘书工作，并伴着将军度过了两年的宫廷生活。也正是在这期间，休谟过起一种优裕自如的生活，同时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休谟认为《人性论》之所以得不到重视，是因为这本书过于繁重冗赘，因而将《人性论》的第一部分改写为《人类理智研究》，再次出版，但依然没有受到重视。据休谟在自传中所说，当时的英国都对密德勒顿博士的《自由研究》很感兴趣，却对他的《人类理智研究》不理不睬，这再次让他极为沮丧。不过生性开朗的休谟再次摆脱挫折感，着手撰写《政治论》和《道德原则研究》。此时的休谟时来运转，他之前出版的那些著作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也引起了一些评论和争议。不过，休谟最终成名，却是凭借他的历史著作《大不列颠史》。该书是一套皇皇巨著，后来多次再版，被世人看做英国历史学的奠基性著作。这些著作的版税使休谟成为了一名富翁，从此不用再为自己的生计发愁。

1763年，休谟应赫尔福德伯爵的邀请，到巴黎去充任伯爵的秘书。当时的巴黎正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心，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都聚在那里。天性温和的休谟在巴黎受到众人的欢迎，成为社交界的名人，和伏尔泰等人结为好友。休谟与卢梭最初也极为投契，甚至当卢梭在法国走投无路时，休谟还热诚地邀请卢梭到英国小住。但是天性敏感多疑的卢梭抵达英国之后，很快就怀疑这只不过是那些迫害他的人借用休谟之手设下的又一个圈套，不久便与休谟决裂（当然他们的决裂也有理念方面的因素）。1768年，休谟从巴黎回到爱丁堡定居，真正开始了他梦想已久的哲学隐居生活，直到1776年8月离开人世，这段时期的生活，也是休谟一生中感觉最为满意和幸福时光。休谟被葬在爱丁堡卡尔顿山侧的一个墓地中，墓志铭为休谟本人所写：“生于1711，死于（）——空白部分就让子孙后代来填上吧。”



《人类理智研究》是由《人性论》的第一卷改写而成，和后者相比，本书的内容清晰简洁，是了解休谟思想的最佳途径。本书总共十二章，各有一个主题。第一章是全书的引子，交代此次研究的性质和任务。休谟在此将一切哲学分为两类：简易浅显的哲学和精密深奥的哲学，对人类理智的研究乃是属于后者。在第二章中，休谟将人们心灵的各种知觉分为两类：印象和观念。休谟在第三章明确提出了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三种原则：相似原则、接近原则和因果原则，并分别用了一些简洁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原则。这两章是一种预备性的讨论，其中提出的立场和原则，正是接下来的讨论的开端。

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讨论，正是针对著名的“休谟问题”而发。

“太阳明天将会升起”和“太阳明天将不会升起”，这两个命题同样可以被人理解，且不含有矛盾。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够确定事实的真实存在（在感觉和记忆提供的证据之外）？这是休谟向自己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此，休谟提供的答案是因果联系。但是，因果联系的本质又是什么？对此，休谟首先谨慎地指出，因果联系不可能通过推理或证明来发现，因为无论多么精细缜密的考察，都无法在作为原因的事实和作为结果的事实之间发现有任何联系存在。因而，唯一的答案乃是“习惯”。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休谟通过对或然性和必然性的讨论，找到了因果必然性的源头。第八章紧接着探讨自由和必然的观念，休谟在此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虽然人们一直在自由和必然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这些只是字面之争，其实人们早已在关于这两个观念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在第九章中，休谟试图将他的论点类推到动物身上，这种类推反过来也会加强论点的说服力。第十章集中讨论所谓的神迹，这一章的论证非常精彩而充分，因而也常常被单独出版。在第十一章中，休谟玩了一个巧妙的游戏，他借一个朋友之口来为伊壁鸠鲁的哲学进行辩护，然后自己再对朋友的意见进行有针对性的反驳。这样一来，休谟既使自己的学说得到了辩护（因为他的学说与伊壁鸠鲁有部分的相似），又指出了自己和伊壁鸠鲁的区别，避免别人将自己与伊壁鸠鲁相混淆。

在最后一章，休谟对哲学史上的各种怀疑主义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回顾和分析。休谟所赞成的乃是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是一种必要的哲学训练，能使研究者保持一种怀疑、审慎和谦逊的态度，从而使他们的自以为是有所收敛，也使他们对敌手的偏见有所减少。它能够使理智避开那些玄妙的空想，将其限制在日常的实践和经验所包括的主题之内，从而形成正确的判断。在这里，休谟与那些胡搅蛮缠的极端怀疑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其中休谟在因果联系、宗教神

迹和怀疑主义三个方面的论述尤其值得读者注意。

首先，休谟对因果联系的分析 and 探讨，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休谟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因果原则提出质疑，追问作为人们生活最重要依靠的因果联系的基础何在，以及原因如何能够过渡到结果，这个问题也被后世尊称为认识论领域的“休谟问题”，至今依旧吸引着众多学者的关注。休谟对因果联系的分析是以他的经验论作为依据的。在休谟看来，人们心灵的各种知觉可以分为两类：印象和观念。前者是指当我们在感觉、欲求、爱慕和憎恨时，心中所产生的生动的知觉；后者则是在反省上述感觉和行动时，心中所产生的不太生动的知觉。所有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这是休谟的基本立场，他也对自己提出的这个命题非常自信。与此相应，理智思考的对象也可以分为两类，即观念联系和实际事实。因此，理智的推理也可以分为关于观念联系的证明性推理和关于实际事实的或然性推理。后者更为复杂，也是休谟重点研究的对象。

在事实推理中，每一种事实都可能有自己的反面，而且不会出现矛盾。比如，“太阳明天将会升起”和“太阳明天将不会升起”，这两个命题同样可以被人理解，且不含有矛盾。既然如此，我们如何能够确定事实的真实存在（在感觉和记忆提供的证据之外）？这是休谟向自己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休谟提供的答案是因果联系，只有因果联系能够使人们摆脱记忆和感官的限制，对未曾感觉到的事实进行推理。但是，因果联系的本质和根源又是什么？对此，休谟谨慎地指出，因果联系不可能通过推理或证明来发现，因为无论多么精细缜密的考察，都无法在作为原因的事实和作为结果的事实之间发现有任何联系存在。我们之所以相信一个事物必然会带来另一事物，是因为我们在很多相似的例证中，都看到这些事物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在习惯的作用下，心灵一看到某个事物的出现，就会期待通常与之相连接的另一个事物，并相信后者也将会出现。正是从这种“习惯

性的连接”中，产生了原因和结果的概念，也产生了必然性的概念。因而，唯一的答案乃是“习惯”。正是由于习惯的影响，才使我们能根据目的来调整手段，并使我们能凭借过去的经验去推断未来的事实。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休谟才将习惯称为“人生的伟大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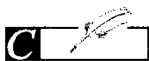
其次，休谟对于宗教神迹的质疑和批判，体现出哲人的明智和审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大多数宗教都催生出大量的神迹，即使情节荒诞不经，却依然为其信徒笃信不疑。对于坚持经验论的休谟来说，这种对于超验对象毫无根据的盲从和迷信是不可接受的。休谟在本书第十章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讨论所谓的神迹，其中的论证和驳斥精彩而充分，因而也常常被抽出以《论神迹》的名称单独出版。休谟认为，依据经验进行的事实推理常常出现错误，因此在进行推理时，应该考虑各种可能情况，并以怀疑的态度来支持得到更多经验支持的那一方。换言之，我们应该使相信的程度与证据的多少成比例。就神迹而言，首先它不具有充分的可证实性，其次它大多不为人们所常见，再次它主要存在于较为野蛮无知的民族和时代，最后它总是面临着无数与之相反的证词。因此，任何一种神迹都不具有或然性（更不用说证明性了），要想使我们接受神迹，除非证明“神迹是假的”这种说法比神迹本身更加不可能。

不过，在休谟的时代，反对基督教或者与正统教义相背离的人，都会被指为异端，甚至可能被剥夺生命。因此，休谟在涉及神学和基督教的论述中，也不得不小心谨慎，甚至对神迹的反驳，也是以维护基督教的名义进行的。不过，尽管如此，人们依然怀疑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一则逸闻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相传休谟在爱丁堡时，有次不慎陷入一个泥沼，胖胖的休谟无法从中爬出，被困在里面。这时刚好有一群卖鱼的妇人路过，她们认出他就是那位著名的无神论者，于是拒绝救他。直到休谟答应成为基督徒并在泥沼中被迫朗读主祷文和信经之后，才被这些健硕的妇人拉了出来。事后休谟向朋友开玩笑

说，这些卖鱼妇应该是他所遇到的最聪明的神学家了。

最后，休谟通过梳理西方哲学中的怀疑主义传统，澄清了自身在哲学史中的思想定位。休谟首先将自己的思想与伊壁鸠鲁主义区别开来。在这里，休谟玩了一个巧妙的游戏，他借一个朋友之口来为伊壁鸠鲁的哲学进行辩护，然后自己再对朋友的意见进行有针对性的反驳。这样一来，休谟既使自己的学说得到了辩护（因为他的学说与伊壁鸠鲁有部分的相似），又澄清了自己和伊壁鸠鲁的区别，避免别人将自己与伊壁鸠鲁相混淆。然后，休谟又将自身与极端的怀疑论者区别开来。他指出皮浪主义和极端怀疑主义虽然可以在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在现实中却寸步难行，并且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在澄清以上两种常见的误解之后，休谟明确表示，自己所赞成的乃是一种温和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是一种必要的哲学训练，能使研究者保持一种怀疑、审慎和谦逊的态度，从而使他们的自以为是有所收敛，也使他们对敌手的偏见有所减少。它能够使理智避开那些玄妙的空想，将其限制在日常的实践和经验所包括的主题之内，从而形成正确的判断。在这里，休谟与那些胡搅蛮缠的极端怀疑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哲学需要怀疑，而怀疑是为了更好地确信。如果为了怀疑而怀疑，那么这种怀疑就走入了歧途，进而蜕变成一种言辞的诡辩，它既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也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这也正是哲学家和诡辩家的区别，前者的怀疑是为了寻找真理，而后者的怀疑则只是为了寻找真理的漏洞。



休谟虽然是18世纪的哲学家，但他讨论的很多问题，依然为当

代的哲学界所关注，特别是著名的“休谟问题”（本书中的“因果问题”）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休谟的思想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正是从休谟的著作中获取了自己的思想灵感，因为正是通过阅读休谟，才使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从而发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哲学方向。不过，康德同时也认为，休谟的怀疑主义（尽管是温和的）可能导致一切知识体系的解体，为了要为知识和真理提供坚实的基础，就必须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休谟将人类知识分为两类：关于观念间联系的和关于事实的知识。前者属于分析命题，具有先天的必然性，但是不会提供任何新的知识；后者属于综合命题，能够提供新的知识，但却只有经验的或然性。那么，如何能够获得具有必然性同时也能提供新的东西的知识？在休谟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康德看来，这无疑是可能的。

其中的关键在于，康德对人类的知识作了不同的划分。他纳入了分析/综合和先天/后天两种维度，这样在形式上就出现了四类知识：先天分析判断（相当于休谟的观念间联系的知识）、后天分析判断（康德认为一切分析判断都是先天的，因此这类知识实际不存在）、先天综合判断（既具有必然性又能提供新的知识）和后天综合判断（相当于休谟的事实的知识）。休谟拒绝任何先验的维度，也不可能承认任何先天综合判断，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怀疑论。而康德却从先天综合判断的角度，努力为人类的知识体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正是二人的区别所在。除了康德之外，亚当·斯密、叔本华、边沁、孔德、达尔文、罗素等人也深受休谟思想的影响。爱因斯坦也坦言，自己在构思相对论的时候受到了休谟的启发。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甚至认为，休谟可以被视为现象学的先驱。后世对休谟的看重和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休谟的文字睿智而审慎，休谟的为人谦和而可亲，所谓“谦谦君子，温文如玉”，休谟正是如此。年轻时一直不太走运的休谟，终于

在身后获得了平生未曾获得过的声誉和名望。而这一切，其实都在休谟的意料之中，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我虽然看到自己的名声终有一日会显赫起来，但却不会有多少时间来享受它了。此时的休谟已经65岁，正在饱受肠胃病的折磨，但是他依旧处之泰然，一如面对曾经遭受的那些挫折。休谟在为自己的一生作总结时，曾自豪地说，他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虚荣心，但是品格和行为却没有什么令人怨愤之处，因而从来没有对手来传播他的流言飞语，也从来不需要朋友们为之进行辩护。在如此宁静而坦诚地总结完自己的一生之后，1776年8月25日，温和的大卫·休谟与世长辞。



本书是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本译出，虽然标为编译，实则是根据英文版本将全部内容译出，尽可能地保证译文忠实于原著。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第一，在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中，凡是比较生僻的名字都附有英文原名，而众所周知的名字就直接以通用译名译出；第二，休谟在原著中附有多处注释，而限于这套丛书的编译体例，只能将原文的注释附在正文之中。这是不得已的变通之法，还请读者理解并加以注意。

在翻译过程中，我参考了关文运先生和吕大吉先生的中文译本，在此对两位前辈译者深表感谢。同时，由于能力和学识有限，如有误译之处，还请见谅并指正。

王江伟

|| 目录 ||

编者的话 1

怀疑：为了更好地确信 5

第一章 论各类哲学	1
第二章 论观念的起源	11
第三章 论观念的联系	17
第四章 对于理智活动的一些疑问	21
第一节	22
第二节	28
第五章 对于这些疑问的一种怀疑性的解答	35
第一节	36
第二节	43
第六章 论或然性	51
第七章 论必然联系的观念	55
第一节	56
第二节	69
第八章 论自由与必然	75
第一节	76
第二节	91

第九章 论动物的理性	99
第十章 论神迹	105
第一节	106
第二节	113
第十一章 论特定的天命和来世的状况	127
第十二章 论学院哲学或怀疑哲学	143
第一节	144
第二节	150
第三节	155